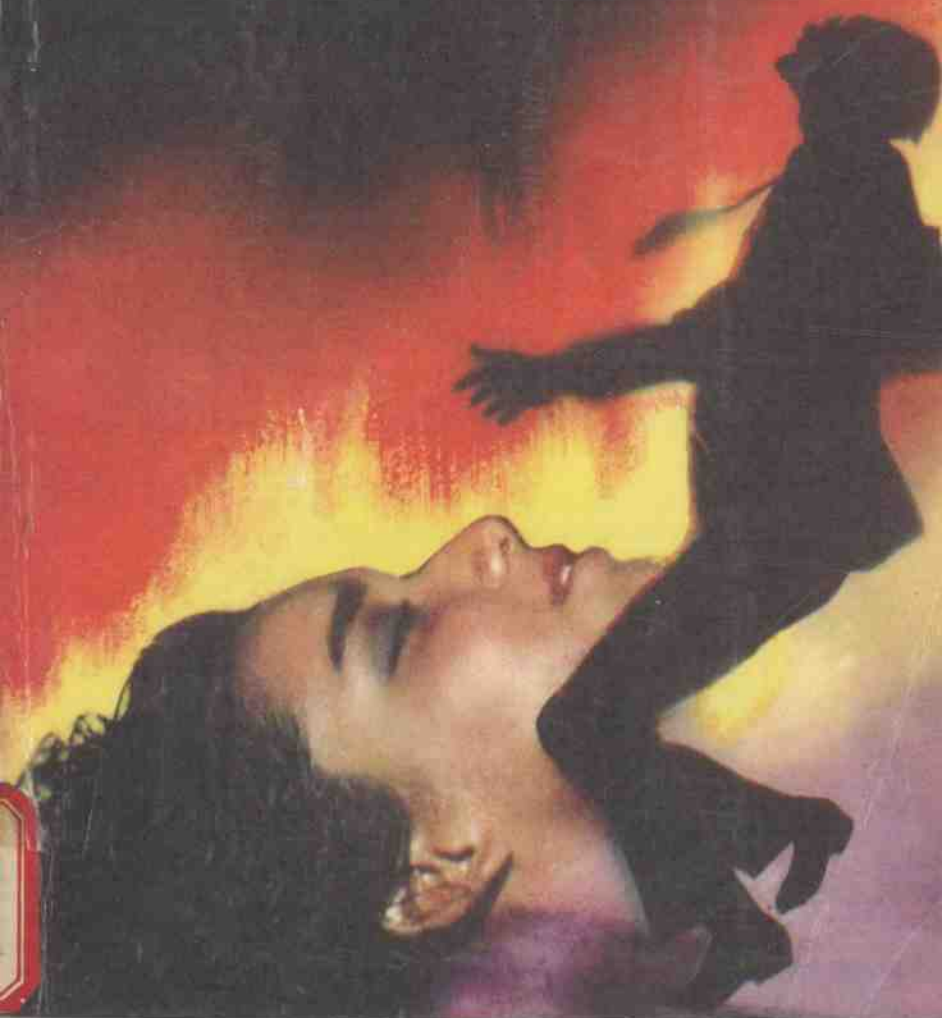


燃燒的夜



台湾长篇社会文艺小说

燃烧的夜

光泰·著

燃烧的夜晚

(台湾) 光 泰 著

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
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 / 32 · 印张 5 $\frac{5}{8}$
字数: 1263 00

1988年10月第一版 · 1988年10月长春第一次印刷
印数: 00, 001 — 100, 000

ISBN 7-80040-114-6 / I 101

定价: 1.80元

内容简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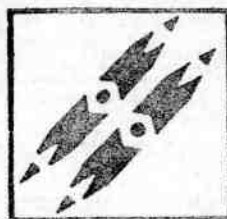
俊俏妩媚，风姿绰约的台湾小姐贺依南，为偿付母亲的巨额医疗费用和出人头地，被马籍华裔富豪戴云鹏的太太汪玉涓利用去勾引其夫，以达到离婚和索取巨额赡养费的目的。谁知，在千般风情，万种妩媚之后，戴云鹏竟被枪杀在颠鸾倒凤之地。为此，贺依南被滞留在马来西亚限制出境，成了重大杀人嫌疑案犯。最后竟险遭暗害。情杀？仇杀？抑或是图财害命……围绕着这一震动马来西亚朝野的恶性案件展开了情节。夫妻反目的仇隙，朋友间的旧怨，亿万财富的覬觐，事业上的竞争吞并，交织纠缠在一起，令人扑朔迷离。

《燃烧的夜》是台湾作家光泰的一部新的力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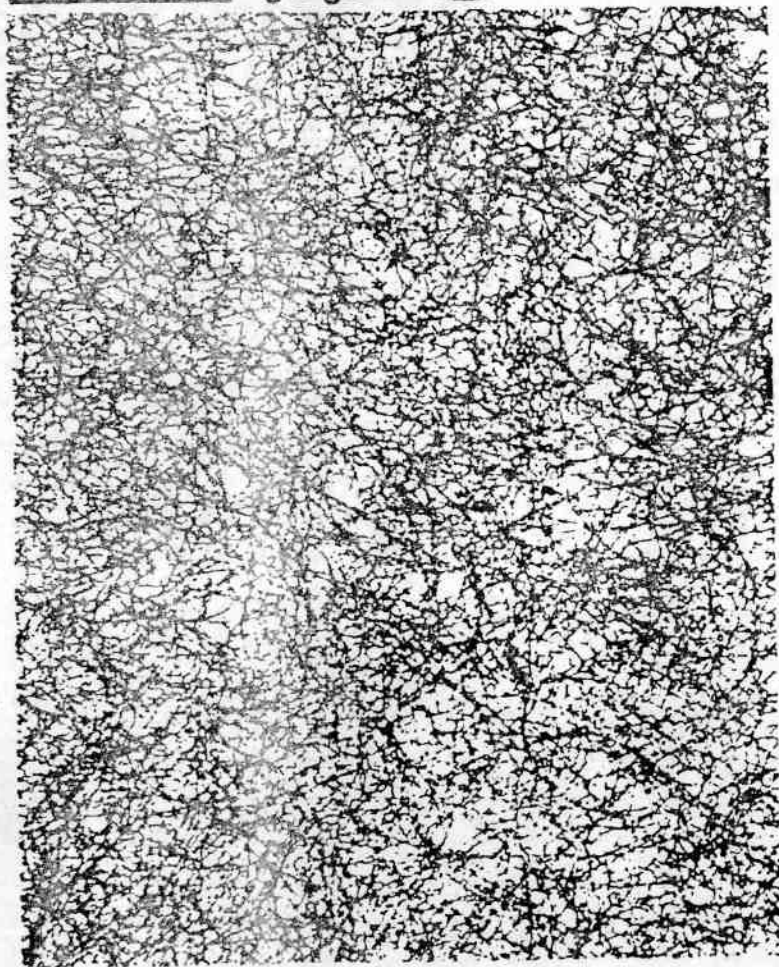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以清新、流畅的笔触，多侧面、多层次的展开情节，把一幅活脱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百态图呈现在读者面前，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可读性，不失为近年来港台作品中的一部出色的文学佳作。

目 录

第一篇	布局
第二篇	酒会
第三篇	疑云
第四篇	葬礼
第五篇	档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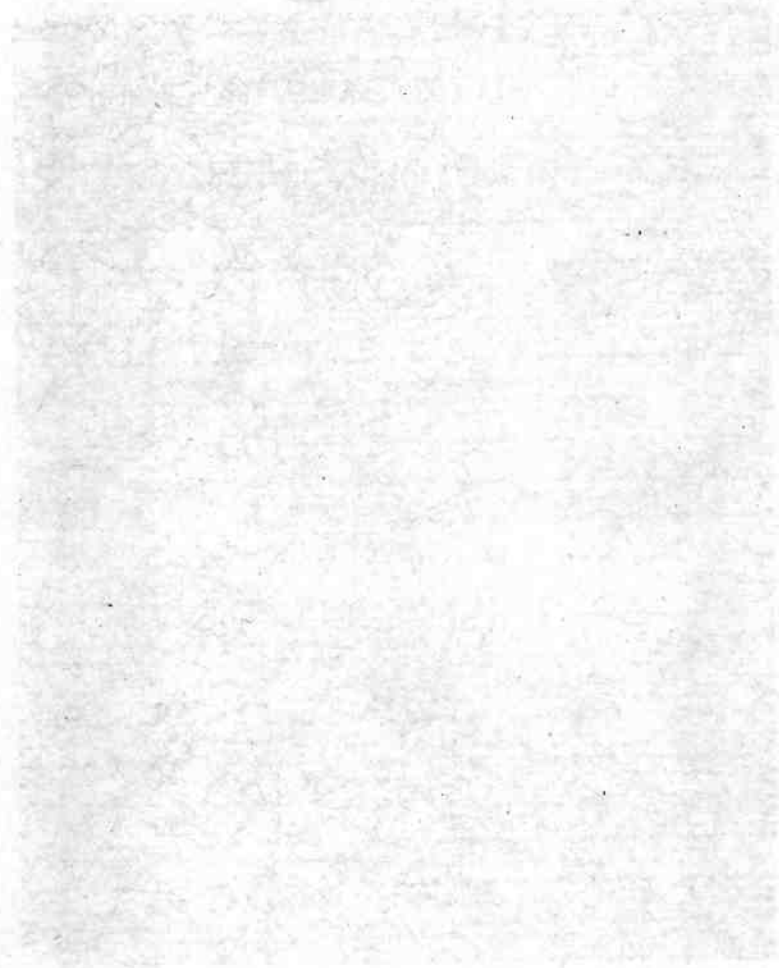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篇 佈局





第一編
卷一



如果没有炽热的阳光，曼谷实在是一个迷人的城市。

成千的佛寺，参天的古木，摩登的大楼，然而更得天独厚的，它的市区竟然被一条河流一分为二，滚滚的河水将人们燥热的心境，洗涤得好洁净、好舒服。

贺依南伫立在岸边的一个小甲板上，河上的微风轻飘着她的裙角，贺依南身材修长，白色的遮阳帽下是一张秀丽的脸庞，望着一批批的观光客乘上了船舶，贺依南一点也不着急，她只是安详地望着保罗，她相信在保罗的安排下，一切都是最好的。

果然不出三分钟，一艘长形的船就驶近了舢板，原以为这条可以容纳三十人的木船，也会顺便载送其他乘客的，没想到依南一上了船坐定位子，船上的马达就发出了响声，原来整条船只载了两个人，她和张保罗——

“你不觉得这样太奢侈了吗”？贺依南望着保罗。

“这样才让你感觉到，你在戴先生的心目中有么重要，戴先生再三交代我，他要你无时无刻不感到，你是他的贵宾。”

可不是？从台北一上了飞机依南就被安排在头等舱——那种两个人坐三个人的宽阔座位，有香槟、鱼子酱，以及说不定旁边坐的就是一个阿拉伯王储的座舱，当她下了曼谷的机场她连海关都不用检查，张保罗就经由贵宾室接她入境，贺依南真的没有想到，一个人有了钱，一切竟那样的神通广大。

“昨晚睡得好吗？”

“还不错。”

张保罗与依南是第一次见面，在越洋电话里，戴云鹏已经告诉过她，张保罗是他最得意的一个手下，看得出来，张保罗对云鹏的意义，除了得力，还包含了亲近，亲近不只是相处时间的累积，更掺和了毫无怀疑的信任，否则云鹏是不可能将这个接待她的任务派给他的。

“Darling，”

就在云鹏临离台北的最后一晚，在统一饭店香槟厅的舞池里，云鹏附耳对依南低声说——

“如果说我爱你，仅只于精神，那是骗你的，没有一个男人不想在肉体上占有一个女人，偏偏我又是那种百分之百的男人。”

云鹏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灼人的光芒，看得出来，那晚他是多么需要她，男人可以在任何女人身上发泄他与生俱来的欲望，但是对于一个能拨乱他心弦的女人，他对她占有的冲动更有如箭在弓弦。

依南明明知道，拒绝他是何其的残忍，就算她不爱他，看在他这一个礼拜内，送了她名表、钻戒和无数小礼物的份上，她也该陪他的，但是她不能破坏整个计划——一个她与另外一个女人之间的协定，她只有残酷地对他说：“改天好吗？我一定会答应你的……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我有一个条件。”依南轻声地。

“你有一千个也行！”云鹏着急的。

“不要在国内……”

“好！我来安排”。

就这样，云鹏寄了一张机票给依南，目的地就是泰国。

“我正好十二号要出席一项橡胶原产国会议，你十一号到，我会派一个人来接你，十二号晚我一开完了会，我们就共进晚餐，上帝保佑我，能活到那个时候……”

男人对男人的欣赏，有时比女人还要挑剔，依南曾经在一家公司做过事，她发觉总经理提拔的人，常常是衣着整洁，仪表端正的男人。

张保罗何尝不一样？他身材挺拔，宽阔的额头代表着他的智慧，而唇角不时挂着的微笑，显示出他的温柔和诚恳，这样的属下，不要说云鹏喜欢，任何老板都会喜欢啊！

更何况在短短的交谈中，依南已经能感受到他对云鹏那种毫不矫情的忠心，不只是他口口声声称云鹏为“戴先生”，甚至在昨晚一下了飞机，他安排依南在一家豪华的花园餐厅吃饭时，他竟然对依南说：

“有一件事我必须抱歉的，我不能跟你同桌吃饭。”

还来不及询问，保罗就迅即解释道：

“戴先生是我的老板，你又是他的贵宾，我没有理由与你一块同桌进餐。”

“可是这里的食物……”

“没有关系，”保罗微笑着——“我已经依照戴先生提起的你的口味，全都给你点好了。”

然后依南就在灯光与小提琴演奏下，独自享受着她来泰国的第一顿晚餐，而保罗就像个奴仆般守候在餐厅外的花园里。

“我们现在参观的是曼谷有名的“水上市场”，中午十二点请你品尝地道泰国食物。”迎着河风，船舶在宽阔的河中长驱直入，保罗坐在依南的对面这么告诉她。

“吃饭还是我一个人？”

“嗯。下午带你参观两个地方——玫瑰园与鳄鱼潭，晚上七点，戴先生就会来酒店亲自接你。”

“做为一个观光客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有一点不好——赶，你把我的行程排得好满。”

“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观光客就是“摩登难民”——起床、搭车、购物、吃饭，每一个时间都卡得死死的。”

“摩登难民？”保罗的话逗得依南笑起来，多么贴切的形容词，偏偏又有那么多人急于卷进观光度假的热潮里——

“你对曼谷很熟？”

“还好，我跟戴先生来过几次，如果你是男人，相信我的安排会令你更满意。”

依南懂得他的意思，男人到了国外，谁不想尝试一下异国风情？但是对于他俩的特殊关系，一个上司派来接待她的心腹，他不也在帮着云鹏试探她呢？于是撇开了足以让人觉得她个性轻佻的话题——泰国浴、上空女郎及一切色情行业，依南立即转移了话锋——

“你的工作忙吗？”

“还好。我只对一个人负责，他就是戴先生。”

“你是他的特别助理兼私人秘书？”

“在台湾可能是这个意思吧！”

晚上七点，就在保罗告诉她特定的时间里，依南一出酒店的电梯，戴云鹏就穿着一身纯白的礼服，微笑地等候着她——

“晚安，我的小美人。”云鹏轻抬起右手肘，依南挽住了他。

“开完会了？”

“嗯。”云鹏的身上散发出浓烈的男性古龙水的味道——“会后他们还要聚餐，我情愿损失一千万美元的生意，也不愿意晚一秒钟见到你。”

云鹏身材不高，四十岁的年纪，加上营养过剩，体态免不了的略显发福，浓眉大眼，稀疏的头发，使得宽阔的额头看起来油亮油亮的。

出了酒店，进入一辆黑色的大型房车，云鹏又问依南：

“玩得开心吗？”

“你派了一个很好的向导。”

“你是说张保罗？”云鹏笑着说：“你看他很不错吧？高大英俊。可是在我面前，就像碰见了老虎的猫。”

“这个我已经感觉出了。”

“在马来西亚，我有六种不同的事业，用了近千个大学生，张保罗只是其中之一。”

男人碰到心爱的女人，就像展露漂亮羽毛的孔雀，总要把得意的事不经意的炫耀出来——

“待会儿我们到全曼谷最大的一家夜总会吃饭，吃完饭我再带你到一个世外桃源。”

“哪里？”

“芭塔雅海滩。”

芭塔雅海滩，又称“东方夏威夷”，气候温和，景色怡人。

在假日酒店一间宽大的套房里，戴云鹏躺在柔软的床垫上，等待着他梦寐中的佳人。

浴室传来了哗哗的水声，云鹏摊开了画报，加速的心跳使他失去了耐性，等到依南披着丝缎的睡袍走近他，云鹏的一颗心几乎要跳出了喉咙口——

“你知道吗？从刚刚一见面我就等着与你亲近的这一刻，我食不知味，踏错了舞步，甚至不知这本画报写些什么？”

云鹏丢开了手里的画报，将依南拥入怀里——

“小美人，我想你快想疯了……”

云鹏狂吻着依南，胡根刺痛依南细嫩的皮肤，从眉心、双颊、耳垂，一直吻到依南的嘴唇，云鹏才像猎人找寻到他的猎物，满足的停驻下来，然后他如同蜜蜂采撷着花蕊，慢慢吸吮着属于春天的甜美与芬芳。

虽然依南并不喜欢云鹏，然而有哪一个女人一开始就喜欢男人呢？还不是因为男人的爱抚挑起了她潜藏的欲望，更何况依南还有一个计划要实施呢？

因此刚开始，依南并没有什么反应，但是慢慢地，依南也回吻了云鹏，吻得云鹏迫不及待地对依南的肉体有更进一步的探索。

为了免于云鹏因急迫而显得笨拙的手脚，依南暂时推开了他，迅速地自己褪下了身上仅余的衣物，然后她温热的身躯贴在云鹏火烫的肌肤上——

“小宝贝，我真是爱死你了……”云鹏拥紧了依南发出梦呓般的声音。

依南的热情其实并未被燃起，她只是依照汪玉涓告诉过她的方式，尽量迎合着云鹏，每当依南轻吻着云鹏的弱点，就立即引起云鹏一声比一声高喊的呻吟——

“天啊！我愿意拿世界上的一切来换取你……”

当依南将云鹏的激情提升到了顶点，云鹏再也忍不住地翻转了身子，重重地压在依南的上面。

到底不是二十岁的年纪，对于再美味的食物，云鹏也必须有些节制，因此在一次高潮的休息后，云鹏就离开了依南

走进了浴室。

望着墙上一盏柔和的壁灯，依南不禁将思绪拉回到了临行前的台北——她、戴云鹏以及汪玉涓之间不可思议的关系上……

2

认识汪玉涓是在长庚纪念医院。

带母亲到医院看病，已经成了依南无法逃避的一场噩梦。

母亲得的是尿毒症，每一次发作，就要到医院洗肾。

那一晚母亲又起了剧痛，匆忙地送入了医院，压住了母亲恶化的病情，出来已是凌晨六时了。

在晨曦微现中，依南在医院柜台前结完帐的身影显得是那么的孤独。

虽然是一夜未阖眼，但是疲惫的容颜仍难掩依南天生的清丽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与依南一样孤独的女人也同样出现在医院宽阔而寂静的大厅。

女人似乎也是刚出院，她的神情落寞苍白，当她看见了依南，虽然只是那么一瞥，依南感觉出，她在注意她。

果然，推开了医院的玻璃门，女人就叫住了她——

“小姐，我送你一程，好吗？”

依南愣了一下，女人可能对男人产生防备，但是很少会对同性的好意加以拒绝，随着一辆白色的朋驰滑进她俩的身旁，依南就钻进了那辆充满茉莉花香的轿车里。

“你身体不舒服？”女人按了窗边的一个电钮，一片隔音玻璃就渐渐升起，阻隔了前座司机与他俩之间的音量。

“不是我，是我母亲。”依南撇过头——“你呢？”

“我流掉了我的孩子。”

“对不起……”

“是我故意的。”

女人吻出奇的平静，这自然引起依南更加的惊愕——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？年轻、漂亮而富有，但是却狠心地拿掉了自己的孩子，是没有婚姻的保障？还是怕有孩子的麻烦？依南本想追问下去，但是想到彼此素昧平生，只有把话咽了下去。

没想到女人却喃喃自语道：

“不要以为我未婚，我只是不甘心……”女人的眼睛倏地湿润起来——“我先在一家小医院动了手术，为了安心，我又来这儿检查，你结婚了没？”

“还没有”

女人听了沉默了半晌——

“我叫汪玉涓，你呢？”

“贺依南。”

“如果没事，我们喝杯咖啡，好吗？”

于是在一间幽静的咖啡店里，两个女人面对面静静地坐着。

当热气腾腾的咖啡端在她俩面前时，玉涓首先打破了沉寂——

“我看我还是直截了当地问你好了。”

依南疑惑地望着她。

“告诉我，多少数目的金钱才能打动你？”

听了玉涓这句话，不悦立即写在依南脸上。不错，没有人不需要金钱，但是任何人一眼也看得出，依南是多么缺钱用，不管从她焦虑的神情，苍白的肤色，或是平凡的穿戴上，

尤其是，玉涓又是在她刚结完医院帐单时的狼狈时刻遇见了她呢！但是依南需要钱，她会去想办法，她实在不需要一个陌生女人对她做这种无谓而又氾滥的同情——

“你听过一句话吗？”依南微红着眼眶——“我母亲得的是尿毒症，人家说这种病人每洗一次肾，就等于洗掉一份财产，为了母亲的病，我们卖掉了一切值钱的东西，如果你是想藉由别人的不幸，来平衡你个人不幸遭遇的心态的话，那么你已经达到这个目的了。”

“贺小姐！”汪玉涓叫住了即将起身离座的依南，神态严肃地望着他——“如果说，我愿意负担你母亲所有的医药费，以及买回你们家曾卖掉的东西呢？”

对于这样一个条件，换到任何一个人处于依南的现况，没有人会不动心的，但是依南听了，只是一个劲地盯着玉涓，隔了好一会儿她才对玉涓说：

“对不起，你找错人了，我不玩那套，我是个坚决的异性恋者……”

“你误会我意思了。”玉涓苦笑了一下，将身子靠在椅背上——“不错，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给对方好处，我又不是红十字会的人，怎么可能平白帮你忙呢？我是要你陪一个人，不过那个人不是我，而是我先生。”

依南听了睁大了双眼——天啊！坐在她对面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魔鬼呢？

她曾经看过一本改编成电影的小说“美国舞男”，书里面描写一个男人帮太太召妓，不为别的，只因为他要先看了才会兴奋，莫非汪玉涓也喜欢这个调调，如果这样，她太变态了——

“汪小姐，如果你有那方面的兴趣，大可以到酒廊或饭

店花双倍的钱，有人会愿意的。”

“你要我怎么说呢？”玉湄微蹙眉心，最后像是下了好大的决定对依南说：“我还是把我的故事告诉你吧！”

然后在咖啡店轻柔的音乐声中，玉湄告诉了依南一个奇特但却是真实的故事——

“二十岁那年，我考上了空中小姐，丰厚的收入使我放弃了学业，但那还不是最糟糕的，我因为出入世界各大都市，眼光一下子变尖起来——香水、皮件、手表、衣饰，没有一样不是最高级的，为了满足我物质的需要，我甩掉了我读书时的男友，就像甩掉了我的学业一样，我工作的时候努力工作，休闲的时候不放过任何一个派对，目的是结交有钱的男人，在一个酒会里，我认识了我的前任先生。”

喝了一口咖啡，玉湄继续对依南说：

“我的前任先生是位美籍的犹太人，他经营一家速食品店，全美有两百多家连锁店，钱多得不得了，他当然大大的满足了我的虚荣心，没想到结婚两年，他有了外遇，我做梦也不敢想的大笔金钱，成了律师要求我与他离婚的补偿条件，钱暂时弥平了我的气愤与伤心，但是重要的是，那位律师让我学到一件事，原来女人可以藉由本身无过失的离婚，争取到她一辈子也梦想不到的财富。”

“我懂你的意思了。”依南打断了玉湄的话——“你因为有了一次的经验，食髓知味，第二次，也就是现在，你嫁了个更有钱的先生，不幸的是，你先生安份守己，你抓不到任何有利于你的离婚证据，所以你想找一个女人接近你先生，你好藉此胁迫他与你离婚，而我就是那个勾引你先生的饵？”

“情形比你想得再坏，”玉湄痛苦的对依南说：“我先先生不但不安份守己，而且到处拈花惹草，他可以花五十万博